

匈奴历史人物传记及族群迁徙流变考

艾克拜尔·米吉提

(中国作家出版集团管理委员会,北京 100013)

摘要:中国历史文献中保留了最为鲜活有力的史料,运用现代语言学的研究方法,结合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可以逐步解开许多千古之谜,如所谓北匈奴的“消失”,突厥对匈奴的替代、匈奴西迁的原因及迁徙脉络等。

关键词:匈奴;迁徙;突厥;流变

中图分类号:K8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1076(2012)01—0008—04

传记文学的特质在于它的真实性亦即史实性。文史不分家,这一点,在我国史学传统中体现得尤为突出。虽然有些历史的真相随着时光逝去而变得模糊起来,但是,由于历史纪传亦即传记文学的忠实记载,提供了可靠依据,因之千年之谜也终有一解之时。

匈奴,尤其是北匈奴的消失成为千古之谜。这一点似乎始终困扰着后来者和今人。个中原因诸多,比如匈奴族群早期无文字记载,且与造纸术、印刷术的迟滞传及,后来的族群演变,疆域的更迭,宗教信仰的变化,文字的更替,书面语言与口语的差异均有关系。从汉文典籍来看,各朝文献虽有传承,但随着汉字读音的变化,立著者的方言口音的不同,加之历代辗转传抄、考订补遗各异,在对同一族群、部落、氏族、地名、山川、方物译名择字方面各有差异,以及著者自身的历史局限,留下了诸多疑团。而在西文文献方面,抛去特定的历史文化偏见,由于元音与辅音的发声和读音变化,名词后缀的变化,复数格的变化,生产生存方式和文化内涵方面的不同,在音译与意译对位方面依然存在大量的问题。加之文化传播学派僵化的思路,唯文献论者的囿于窠臼,机械的文明与野蛮论分,使得这一谜团越描越重。感谢科学时代,大量的田野调查、考古发现、碑铭破译、岩画释读、碳14测定、DNA识别、航空遥感技术的应用、语音和语言学的发展,使得许多历史疑团变得清晰起来,正在逐步解开,抑或找

到了解开这些疑团的有效途径。当然,我国传统史学文献的记载,依然提供了最为鲜活有力的史料,这一点是无可替代的。

本文试图通过对匈奴历史人物传记的比较,对北匈奴族群迁徙流变做一考证(南匈奴的最后走向确凿无疑,所以不在本文考证之列),揭开关于北匈奴消失之谜的冰山一角,以期确认传记文学对于人类历史文化的独特贡献和作用。

一、“瓯脱”释译与北匈奴后裔

毫无疑问,确认北匈奴后裔,最重要的依据之一应是从语言学和语音学角度切入。而这些语言学和语音学的历史元素,依然记载于我国纪传体历史文献中。

《史记·匈奴列传》载(《汉书·匈奴传》同):“冒顿(读默独:Медер)既立,是时东胡强盛,闻冒顿杀父自立,乃使使谓冒顿,欲得头曼(ТҮМЕН)时有千里马。冒顿问骠臣,骠臣皆曰:‘千里马,匈奴宝马也,勿与。’冒顿曰:‘奈何与人邻国而爱一马乎?’遂与之千里马。居顷之,东胡以为冒顿畏之,乃使使谓冒顿,欲得单于一阏氏。冒顿复问左右,左右皆怒曰:‘东胡无道,乃求阏氏!请击之。’冒顿曰:‘奈何与人邻国爱一女子乎?’遂取所爱阏氏予东胡。东胡王愈益骄,西侵。与匈奴间,中有弃地,莫居,千余里,各居其边为瓯脱。东胡使使谓冒顿曰:‘匈奴所与我界瓯脱外弃地,匈奴非能至也,吾欲有之。’冒顿问骠臣,骠臣或曰:‘此弃地,予之亦可,勿予亦可。’于是

收稿日期:2011-09-05

作者简介:艾克拜尔·米吉提,男(哈萨克族),中国作家出版集团管理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作家》主编。

冒顿大怒曰:‘地者,国之本也,奈何予之!’诸言予之者,皆斩之。冒顿上马,令国中有后者斩,遂东袭击东胡。东胡初轻冒顿,不为备。及冒顿以兵至,击,大破灭东胡王,而虏其民人及畜产。既归,西击走月氏,南并楼烦、白羊河南王。”由此,一次剧烈的民族迁徙史开始揭开新的一页。《汉书·匈奴传》也有关于“瓯脱”一词的记载:“明年(始元五年,前82年,己亥),匈奴发左右部二万骑,为四队,并入边为寇。汉兵追之,斩首虏九千人,生得瓯脱王,汉无所失亡。匈奴见瓯脱王在汉,恐以为道击之,即西北远去,不敢南逐水草,发人民屯瓯脱。”“其秋(地节二年,前68年,癸丑),匈奴前所得西噶居左地者,其君长以下数千人皆驱畜产行,与瓯脱战,所战杀伤甚众,遂南降汉。”“汉不知吉音问,而匈奴降者言闻瓯脱皆杀之。”

在上述记载中,“瓯脱”两字尤为引人注目,迄今尚无详解者。历代释家注解都很接近,韦昭释为:“界上屯守处”;服虔云:“作土室以伺汉人”;纂文曰“瓯脱,土穴也”,又云是地名。张守节《正义》按:“境上斥候之室为瓯脱也”。然而,这些解释均未达意。

此处所云“瓯脱”,实为迄今在哈萨克语中沿用的“Отар”一词,其词义为牧地。《哈萨克斯坦百科全书》(阿拉木图,1976年出版)第8卷第613页“Отарлау”(即“瓯脱”)词条曰:“在本国边缘的闲置地驻牧,为牧业生产所用。”

《哈萨克语详解词典》(哈萨克斯坦科学院出版社,阿拉木图,1961年版)第2卷第184页“Отар”(即“瓯脱”)词条一曰:1.分出去牧养的超大羊群。2.遥远的牧地。

《哈汉词典》(努尔别克·阿不肯主编,民族出版社,2005年6月第1版,第872页,)“Отар”词条曰:(形容词)“①远牧场,远牧地;②(冬季赶到远牧场去的)羊群、马群。”同在该页“Отарла”条释为:(动词)“把牲畜赶到远牧场牧放,远道放牧。”“Отарлы”1条释为:(形容词)“有远牧场的”。“Отарлык”条释为:(名词)“远牧场、远牧地。”

事实上,牧人不带家眷,不支毡房,只撑起一个小帐篷或挖个地窝子,在秋冬季节独自一人赶着羊群或马群到遥远的无主之地去放牧一段时日,统称为“瓯脱”(Отар-Отарлау)。显然,在当时匈奴和东胡之间如《史记·匈奴列传》所记“中有弃地,莫居,千余里,各居其边为瓯脱”,符合游牧文化特点。

当然,《史记》记载的匈奴词语不止这一个,例如《史记·大宛列传》载“祁连山”之名,“师颜古注曰:‘祁连山即天山,匈奴呼天为祁连。’(对《汉书·武

帝纪》中“与右贤王战于天山”颜师古曰:“即祁连山也。匈奴谓天为祁连。祁,音巨夷反。今鲜卑语尚然。”)’按:‘祁连’与‘撑犁’实即一音之异译”^{[1](P143 注②)}。其实,《汉书·匈奴传》所载:“单于姓挛鞮(Латыш)氏,其国称之曰‘撑犁孤涂单于’。匈奴谓天为‘撑犁’,谓子为‘孤涂’,单于者,广大之貌也,言其象天单于然也。”此处已将“撑犁孤涂单于”词组用当时的匈奴语读音分解成单词复原并释其词义,十分清楚。“撑犁”便是“Таңр”即“天”的音译。《魏书·高昌传》却作“贪汗山(Таңр тау)” (“七十里有贪汗山(Таңр тау),夏有积雪,此山北铁勒界也”)。显然,在不同历史时期产生的汉文献,其汉字读音和择字也不相同。这一点与史家口音和方言关系极大。当然,还有汉字读音在不同时代发生的自身变化也不容忽略。而在今天,“Таңр”一词通常被音译为“腾格尔”或“腾格里”,既属突厥语词汇,亦属蒙古语词汇(蒙古语中含有突厥词根的词汇),在哈萨克语中迄今沿用。“孤涂”则为“КҮТТЫ”,“КҮТ”其词义是“福祉”,延伸词义“福”与“子”同(在汉语中也有“多子多福”之说);“单于”亦即“可汗”,整句翻译过来当是“天之子可汗”,还原为哈萨克语当为“Таңр КҮТТЫ Каған”。显然,从语言沿承来看,北匈奴并没有消失,后来演变为突厥部族,并以各部族名称传承下来。关于“单于”与“可汗”的传承关系,汉文献有据可考,《魏书·蠕蠕传》云:“‘可汗’犹魏言皇帝也。”《新唐书·突厥传(上)》引用了唐太宗李世民的口金玉言:“帝曰:‘今可汗,古单于也。’乃改云中府为单于大都护府,以殷王旭轮为单于都护。”

二、“匈奴族”误区

一些现当代学者把匈奴视为“匈奴族”^[2]是一个历史误区,甚至将突厥也作为一个族来认定。所以,事先框定的窠臼无法套定恢宏历史,往往事与愿违,南辕北辙。而这一误区很多人都在覆蹈。

匈奴首先是一个地域政权概念,它是十姓部落联盟。“匈奴”亦泛指当时隶属于匈奴地区的所有部落,“长城以北,引弓之国,受命单于”^[3],而不是专指单一民族。冒顿单于“北服浑庾、屈射、丁零、鬲昆、薪犍之国”^[3]。在前元四年(公元前176年,乙丑),老上稽粥单于致孝文帝“天所立匈奴大单于敬问皇帝无恙”著名信札中提到:“今以小吏之败约故,罚右贤王,使之西求月氏击之。以天之福,吏卒良,马强力,以夷灭月氏,尽斩杀降下之。定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皆以为匈奴。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人。”足见匈奴十姓部落联盟所指宽泛。

用今天的阿勒泰语系突厥语族西匈语支的哈

萨克语依然能够解读“匈奴”的对音:“Ондар”即“十姓部落”,便是最早的匈奴。“十姓部落”事实上也是一个虚数,类似于汉文化中“百”的概念。“Ондар”“十姓部落”称谓沿用到突厥时期。

《旧唐书·突厥传(上)》云:“初,室点密从单于统领十大首领,有兵十万众,往平西域诸胡国,自为可汗,号十姓部落……”当然,我们从这一记载中还可以看到匈奴与突厥的延承关系和北匈奴西去的踪迹。“突厥”则是替代“匈奴”而立的新的国号,所以其文化被突厥承袭。

《旧唐书·突厥传(上)》续载关于十姓部落的另一件事:“明年(开元三年,公元715年,乙卯),十姓部落左厢五咄六啜、右厢五弩失毕五俟斤及子婿高丽莫离支高文简、睢跌都督嵯跌思泰等各率其众,相继来降,前后总万余帐。”内附的突厥部族亦以“十姓部落”相称,足见“十姓”是一个对于匈奴-突厥部族的泛指称谓。

同是《旧唐书·突厥传(上)》又云:“子怀道,神龙年(公元705年,乙巳)累授右屯卫大将军、光禄卿,转太仆卿兼濠池都护、十姓可汗……”

当然,随着后来伊斯兰文化的传入,西突厥帝国的消亡,十姓部落联盟瓦解,而这一文化记忆也就渐行渐远,甚或成为今日的历史“迷雾”。

三、匈奴西迁原因及迁徙脉络

《汉书·匈奴传(上)》云:“自淳维以至头曼千有余岁,时大时小,别散分离,尚矣,其世传不可得而次。然至冒顿,而匈奴最强大,尽服从北夷”,“是时,汉方与项羽相距,中国罢于兵革,以故冒顿得自强,控弦之士三十余万。”平城之围也显示了其军事实力。而在传统的北方草原地带,匈奴势力愈发伸向远方,也为日后的西迁留下伏笔。汉文帝前元六年(前174年,丁卯),冒顿死,子稽粥立,号曰老上单于。之后也保持着强盛态势。在汉武帝时期,匈奴开始受到汉朝打击,元鼎六年(前111年,庚午),“是时,汉东拔濊貉、朝鲜以为郡,而西置酒泉郡以隔绝胡与羌通之路。又西通月氏、大夏,以翁主妻乌孙王,以分匈奴西方之援。又北益广田至胘雷为塞,而匈奴终不敢以为言。”^[4]此后,“自且鞮侯单于以来,匈奴日削”^[4]。《汉书·苏武传》称:“天汉元年(前100年,辛巳),且鞮侯单于初立”。而这一年,将成为匈奴史上由盛而衰的分水岭。北匈奴西迁亦将成为历史必然。

在汉宣帝时,汉朝与乌孙夹击匈奴,“然匈奴民众死伤而去者,及畜产远移死亡不可胜数。于是匈奴遂衰耗,怨乌孙。”^[4]本始二年(前72年,己酉)冬,

“(壶衍鞬 Kÿyat)单于自将万骑击乌孙,颇得老弱,欲还。会天大雨雪,一日深丈余,人民畜产冻死,还者不能什一。于是丁令乘弱攻其北,乌桓入其东,乌孙击其西。凡三国所杀数万级,马数万匹,牛、羊甚众。又重以饿死,人民死者什三,畜产什五,匈奴大虚弱,诸国羁属者皆瓦解,攻盗不能理。”^[4]之后东汉时期,匈奴分裂为南北,“呼韩邪、郅支自相仇隙”^[5],北匈奴接连受到来自南匈奴的打击。“章和元年(公元87年,丁亥),鲜卑入左地击北匈奴,大破之,斩优留(Елеу)单于,取其匈奴皮而还,北庭大乱。”^[5]于是“南部攻其前,丁零寇其后,鲜卑击其左,西域侵其右,不复自立,乃远引而去”^[5]。复被窦宪攻破,“北单于逃走,不知所在”^[6]。而此时(章和二年,公元88年,戊子),在匈奴之地又发生了饥荒,也成为迁徙的动因。于是,北匈奴逐渐淡出中国历史,被后人视为“消亡”。事实上,消亡的是一个地域政权,而不是一个民族。

属于匈奴的部落成员很多,《史记·大宛列传》云:“乌孙……与匈奴同俗。”“大月氏……随畜移徙,与匈奴同俗。”而《汉书·陈汤传》又云:“西域本属匈奴”。《汉书·西域传(上)》载:“西域诸国大率土著,有城郭田畜,与匈奴、乌孙异俗,故皆役属匈奴。匈奴西边日逐王置僮仆都尉,使领西域,常居焉耆、危须、尉黎间,赋税诸国,取富给焉。”《魏书·西域传》则更是对西域各部族与匈奴的渊源关系作了详尽表述:“悦般国,在乌孙西北,……其先,匈奴北单于之部落也。为汉车骑将军窦宪所逐,北单于度金微山,西走康居,其羸弱不能去者往龟兹北。”“粟特国,在葱岭之西,古之奄蔡,一名温那沙。居于大泽,在康居西北……。先是,匈奴杀其王而有其国,至王忽倪已三世矣。”“小月氏国,……其王本大月氏王寄多罗子也。寄多罗为匈奴所逐,……随畜牧移徙,亦类匈奴。”“康国者,康居之后也。迁徙无常,不恆故地,自汉以来,相承不绝。其王本姓温,月氏人也。旧居祁连山北昭武城,因被匈奴所破,西逾葱岭,遂有其国。枝庶各分王,故康国左右诸国,并以昭武为姓,示不忘本也。”《魏书·高车传》云:“周之獫狁,汉之匈奴,其作害中国固亦久矣。魏晋之世,种族瓜分,去来沙漠之陲。窥扰鄯塞之际,犹皆东胡之余绪,冒顿之枝叶。至如蠕蠕者,匈奴之裔”,“高车,盖古赤狄之余种也,初号为狄历,北方以为敕勒,诸夏以为高车、丁零。其语略与匈奴同而时有小异,或云其先匈奴之甥也。”《后汉书·乌桓鲜卑传》言:“和帝永元中(公元89年,己丑),大将军窦宪遣右校尉耿种击败匈奴,北单于逃走,鲜卑因此转徙

据其地。匈奴余种留者尚有十余万落,皆自号鲜卑,鲜卑由此渐盛。”显然,一部分匈奴部落融归鲜卑。《后汉书·乌桓鲜卑传》续云:“桓帝时(公元 147 年,丁亥—公元 167 年,丁未),鲜卑檀石槐乃立庭于弹汗山歠仇水上,南抄缘边,北拒丁零,东却夫余,西击乌孙,尽据匈奴故地,东西万四千余里,南北七千余里,网罗山川水泽盐池。乃自分其地为三部,从右北平以东至辽东,接夫余、濊貊二十余邑为东部,从右北平以西至上谷十余邑为中部,从上谷以西至敦煌、乌孙二十余邑为西部,各置大人主领之,皆属檀石槐。”而在之后不久,另一个部族柔然人崛起,取代鲜卑人旷至西域的疆土。《魏书·蠕蠕传》称:“其西北有匈奴余种,国尤富强,部帅曰拔也稽,举兵击社仑,社仑逆战于頡根河,大破之,后尽为社仑所并。”显然,匈奴复被柔然取代。直到突厥称雄草原,这些部落又统称为突厥人了。而现今的哈萨克各部落,悉数由匈奴臣属转归为突厥臣属了。所以,迄今仍在其语言中保留着两千多年前记载于汉文献的“瓯脱”一词。而在欧亚大草原上,由于征战、瘟疫、饥荒等诸多原因,游牧部落一次次从东向西迁徙,成为一种规律。最著名的几次大迁徙中一次是公元 4 世纪的以阿提拉为首的匈奴人抵达多瑙河岸,并

直击罗马,为欧洲历史留下了千年记忆。另一次是公元 9 世纪马扎尔人迁徙至匈牙利,并且从此居留在那里。还有无数次的小的部落迁徙,但其迁徙地域范围不大。北匈奴人真正离开草原地带的为数不多,这些部落大都留在原本属于各自的草原地带游牧和繁衍生息,只不过是不同时期拥有不同称谓并且沿传至今,成为今天包括哈萨克族在内的诸多民族的成员。这里并不存在所谓的历史“谜团”,这便是历史的本来面目。

应当说,传记文学这一体裁别具一格,尤其是中国的廿四史特有的纪传体风格记述,由于它的真实性和纪传性,对中国历史作出了独特贡献。这一点,我们在研究传记文学时应当给予足够的重视。

参考文献:

- [1]林幹.匈奴史[M].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7.
- [2]林幹.匈奴历史年表[M].中华书局,1984.
- [3]史记·匈奴列传[M].
- [4]汉书·匈奴传(上)[M].
- [5]后汉书·南匈奴传[M].
- [6]后汉书·窦宪传[M].

【栏目主持:吴孝成】

【责任校对:沙彦奋】

The Biographies of Huns Historical Characters and the Research of Ethnic Migration Flowage

Aikbair Mijiti

(China Writers Publishing Group Management Committee, Beijing 100013, China)

Abstract: The most vivid and powerful historical data are preserved in Chinese historical documents. According to the use of modern linguistic research methods, combined with mode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eans, we can gradually solve the many mystery, such as the so-called northern Hun “disappear”, to the replacement of Turk, Huns migrating to the west, reason and migration skeleton.

Key words: Huns; migration; Turk; flowage